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小說組 季軍

〈無聲的女人〉

朱珏瑾

1)

做了兩年的姐姐突然說要辭職回菲律賓。

「真的嗎？」她不信。要續的新約她都準備好了。她不動聲色地把站在一旁的孩子放進浴盆。姐姐跟上來，為孩子套上防水帽。

「Sorry ma'am。」

她迅速盤算，大概率這是姐姐的加薪策略，「你還記得你剛來時，我就和你說，有任何感受，或者要求，都可以直接告訴我的。」

「Yes ma'am」，姐姐聲音細小。

孩子揮著圓滾滾的手臂打水，她越叫停，兩隻小手越打得起勁。姐姐出神地望著地上，好像並沒有意識到臉上被濺的水珠。

她清楚，姐姐什麼都不會告訴她的。不過，什麼也不說總好過萬一她說想家想孩子，說她和老公又在電話裏吵架，或是最讓人膽怯的，說她想借錢。

她知道姐姐有十一個兄妹，媽媽在她十九歲時就去世了。姐姐生了兩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個孩子，男孩三歲，女孩六歲。老公是電焊工。上一份工作是結婚以前，在以色列照顧一個獨居老人。

「做了多久？」面試時她問。

「一共六年。」

「為什麼不做了，太累？」

「No——ma'am」，姐姐拖了長長的尾音，「因為，老人死了。」

回答她的話，姐姐總是用最簡單幾句。Yes ma'am, OK ma'am, Thank you ma'am。如果文字往來，還會在每條消息後都加上一個笑臉。

有時，從半掩的房門前經過，瞥見姐姐正坐在牀邊望著電話抹眼淚，她只迅速且無聲地走掉。如果腳步慢了，不小心對視上了，那就必須要走進去了。沒有人會想走進去。

孩子頭頂的泡沫在姐姐手心越搓越多，白花花的泡沫堆在帽子上，眼看就要滴下來。她望了望姐姐，「Sorry ma'am」，姐姐舀起一勺水從孩子頭頂淋了下來。

「咯——咯——」孩子發出歡快的笑聲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2)

從浴室抱孩子出來，在這條不長的走道上，要先路過姐姐的房門，刺鼻的香水味，再路過母親房門，中藥濃稠苦澀，最後才能到達她和孩子的房間，進入她熟悉的味道中。

母親不止一次向她抱怨姐姐的味道。就算姐姐不在家的週日，那味道也可以維持一整天。她不斷把姐姐的房門關上，孩子又會不斷跑過去打開。疲了，她任由孩子衝進去，自己忍不住跟在身後，靜悄悄審視這房間。

整齊一行：牙刷，漱口杯，餐盤、勺和飯碗，塑膠紙袋裝的白香皂，強生嬰兒潤膚油，桃紅色的香體露。遠處角落裏，單獨站著她送給姐姐的潤膚霜和爽膚水，原封不動地裹著玻璃紙。

在被孩子翻亂的抽屜中，她看見滿滿兩排營多撈麵，糖果，餅乾，花生醬，還有很多用皮筋板綁在一起的小藥丸粒。這時，母親也湊進來。

「哎，走吧，臭。」她關上抽屜，想叫母親一起出去。

「慌什麼，」母親卻揮著蒲扇坐下來，「到底是什麼鬼東西這麼香。」

從母親這裏，她知道了姐姐的女兒很會跳舞。姐姐家的院子很大，種了許多火龍果。母親問她有沒有看過姐姐兒子生日會的視頻，一屋子人，吃油炸食品，一起跳舞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「沒看過，」她說，「你們什麼時候講了這麼多？」

「你上班的時候嘍。兩個人在家乾坐著不說話嗎？」

「就用那個翻譯機？」

「要不然呢。你那個鬼機器一點也不好用。」

「你不是說不喜歡她嗎。」

「亂講。而且是她經常拿相片給我看。」

對於姐姐的辭職，母親的確像比她知道的多得多。母親說，姐姐的老公帶兩個孩子去海邊游泳，把他們都曬傷了。他扔掉了姐姐包好留在櫃子裏的孩子嬰兒期的衣服。還有，母親說，孩子每天上學都遲到，可憐喔，經常哭。說到這，母親也哭。哭過後，母親埋怨姐姐做事沒長性。而那飽含憂愁的怪責，一如既往最後會回歸到她身上，怪她選擇異鄉生活，令所有人受累。

她做不到像母親那樣情緒外露。無論熟悉的埋怨怎樣令她血壓衝頂，她也沒辦法在別人面前落淚。她想，她的淚只在被子裏不動聲色地流過，那是從小和裝睡一起練就的本領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3)

她沒有自己獨自睡覺的記憶。自小與母親一張牀，熟習裝睡的本領更多過真睡。如果實在憋不住扭一下，母親的巴掌和罵聲會同時落下來。

中學，短訊傳到半夜。她貼緊牀沿側躺，手臂直直垂到地面，手心攥緊電話。靜音，黑屏，一粒粒飽滿的實體鍵盤，不用看，已能打出完整的信息。

要等到她也做了母親才醒悟，在一個孩子睡著前，他的母親永遠醒著。在一個孩子睡著後，他的母親也醒著。

現在，當她終於熬到孩子睡著，開始在黑暗中滑動電話，門鎖會「嘭——」一聲被扭開，像小時候的巴掌落下來。她來不及收手。

「眼睛不要了是嗎？」母親說完，又轉身關門出去。

她起來，走到窗簾後面。深藍色的天空，廣闊而壓抑。雲層膨脹飄忽，像正融化於一種看見與看不見，知覺與無知覺之中。

這畫面似乎被她完整地閱讀過了，又似乎只是機械地從她面前掠過，絲毫沒被留意到。就像她似乎在思考，似乎又沒有。

除非是到深夜，在徹底被黑暗裹住的房間，這畫面才會再次無預警地出現。但它同樣也沒有意義。她想起它、觀看它時那近乎茫然的神情，和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以無關的態度觀看自己生命流逝一樣。

也只有在這時候，她才能夠死一般地陷入睡眠。

4)

週日夜晚，姐姐穿了她平日沒見過的衣服回家。輕飄飄的耳環項鍊，艷色唇。她看鐘，再扭過頭看母親，母親也在看鐘。

只有孩子，會激動地跑過去，用力扯姐姐背上裝得滿滿的大包。姐姐把孩子抱進自己的房間，過一會兒出來，笑嘻嘻的小嘴上已沾著朱古力醬——她告訴過姐姐很多次，不要餵孩子吃糖。

慍怒。不希望自己表現出來，又希望別人看得懂的慍怒，這種無聲的語言，隨時在她們之間流動。

當姐姐不小心倒掉母親淹在鍋底的滷料。當母親端起飯桌上沒人動的剩菜趕進姐姐碗裏。當每週一清晨從廁所傳出不間斷的流水聲，而後窗邊晾滿姐姐衣服。當與姐姐一牆之隔的母親深夜仍在電話中大聲哭笑。這種語言會變成眼神，變成每個人都聽得見的沉默，歎息，或是巨大的關門聲，不需要翻譯機。

晚歸的姐姐當然懂得這種語言。她很快換好衣服，出來把濕漉漉的孩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子抱進臥室，一邊幫孩子擦乾，一邊揉他的肚子講笑話。孩子左右扭動身體，發出不可抑制的憨直笑聲。

「不可能，那是救命的錢，絕對不能動。我不在家你就亂來。」她聽到隔壁房間傳來母親焦慮的聲音。

她想讓姐姐和孩子都安靜。但看著孩子的臉，她勉強做出笑的表情。

姐姐開始說起自己的兒子，一些那孩子小時候什麼開心事。

「是嗎？」她無心問。

「是的是的。」姐姐又繼續說下去。

她還在想母親剛才說的話。

和孩子躺在牀上，唱歌，讀書，空調機器轟隆隆地響，讀完一本又一本，越來越燥熱。

母親講電話的聲音一直持續到深夜。她根本不想去聽，但還是聽得清裏面每一個名字。燈滅後，熟悉的名字在安靜的空氣中更清晰了。

現在母親來到她所在的城市，每天為之哭為之笑的，仍是過去的名字。它們跨越千里，死死追隨著母親也追隨著她。

記憶裏，父親與母親吵過架後一言不發的晚餐，半夜忽然摔門而去的聲音，木門上被踢成月牙形的洞，杯中殘酒刺入她指縫間的痛感，它們也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追隨著她，常常夢中來訪，浸透她。

然後「咚——」的一股力量，會向她猛地撞過來。她驚醒。是孩子。
孩子的力量已經這麼大了，她想，緊挨在身邊的這具小身體，已經這麼長了。

可孩子究竟是什麼時候長大的。她明明每天都看著他，看他的小臉，小手，睡著時的神態，雨絲一樣的睫毛，卻從來沒有看見他如何長大。

她夢到夜晚上樓回家，母親走前面，父親走最後。父親雙手放她腋下把她抱起來，瞬間向上飛好幾級台階。夜晚洗腳，她坐在小板凳上等，母親燒好水，父親把一整盆都端過來，從她小腿上澆下去。

「瀑布來嘍。」他說。

夢裏的父親，頭頂還有一堆高高的油乎乎的頭髮，全都向後梳。她不知道這堆頭髮後來是如何消失不見的。她也不知道客廳的沙發如何被他逐漸睡得塌了下去，塌成一個完整的人形。很多年後，她回家，在一種隱秘的煙味中，開門見到的仍是沙發上這個形狀。

5)

再回過去的家，她依然睡在母親的身邊。依然在半夜聽見鑰匙插很多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下才能插進鎖孔的聲音，聽見酒醉後的父親踉蹌的腳步，繼而是沙發上震耳欲聾的鼾聲。她像小時候一樣閉著眼不動，母親也不動。

清早，天仍朦朧，從客廳傳來母親的咒罵。臥室門關著，母親聲音不大，低壓的哀怒。但她就是聽得見，和過去一樣每句都聽得見。唯一的不同是她不再流淚，只平靜地躺在牀上。窗簾外，光淡淡的，像一層煤灰。貨車，摩托車，裝滿人的大巴車，回憶的颶風從窗下衝過。她想起來，以前她愛把窗簾全部集中到一端，整個人靠上去抱著它。擁抱中，會有一簇一簇悲傷的幸福向她的心臟襲來。她沉迷於體驗這感覺。無言的窗簾，她的秘密愛人，如今也老了，老得脆掉，老得無法再讓人願意靠下去。

一切都那麼陳舊，她想。天花吊頂，木斗櫃，枯黃的海棠，酒盒上厚厚的塵。還有門外母親的聲音。

她用力扒開牀腳幾乎被卡死的抽屜，翻出箱底油黃的紙盒。從紙盒裏，她聞到記憶中的氣味。紅磚房子的，水泥樓梯的，藍色鋁合金玻璃窗的，生鏽鐵欄杆的，通渠廣告的，垃圾滲水的，油膩油煙的，青苔的，舊報紙的，一打開門就可以聞見的，上一代人的味道。

在紙盒中，她看到兩個 24 歲的年輕人，一人攥緊一把假花，從刷得白油油的門洞中走出來。還未做母親的母親穿著大紅色毛衣，紅唇亮麗，直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髮齊肩。還未做父親的父親穿深藍色中山裝，白色襯衫領上有齊整兩排白牙。

然後是下一張，粉色席夢思牀，雪白牆壁。母親剛紋過眉，神采飛揚。

父親清瘦，濃密的頭髮向上蓬得老高。她坐他們中間，抿笑，嘸著嘴。

她久久盯著照片。不是她見過，也不在她任何記憶之中的神情，像生活在平行時空的同一家人。

而屬於當下這個時空的父親就在門外，面朝沙發靠背，一動不動地躺著。他身後的整個世界，裏面飽含的她與母親的眼淚，破碎的希望，討債人找上門來時的恐懼，窘迫，自卑，憂愁，賭氣，神經衰弱，爭來奪去的酒杯，玻璃碎片，醫院縫針的粗線，麻藥，血，失眠，好像全都與他無關，而他只是在忍受無端的吵鬧。

6)

她沒等來姐姐的談判或叫價。母親說，姐姐每週日清晨都提著大編織袋出去。她開始偶爾聽見姐姐在洗碗時哼歌，看見姐姐愁容中難以抑制的輕快感。她試探地告訴姐姐這幾天就為她買機票。姐姐只抱著孩子點頭，眼淚掉在孩子手臂上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她終於給姐姐買好了機票，最早一班機。姐姐問她有沒有中午以後的。

「有，可是貴很多。」她沒有這樣說。

「已經沒了。」她說。

姐姐又問有沒有行李額度。

「有，20kg。不能更多了。」

她記起自己十五年前第一次坐飛機。母親與父親送她到遙遠的城市讀書。分別的中午，他們第一次努力克制著沒有在點菜時起爭執。母親邊哭邊為她夾菜，父親沒喝酒，一杯接一杯地喝茶，偶爾停下來，不吃飯，只歎氣。

父親把羊肉夾進從來不吃羊肉的母親碗裏，讓她別哭了，多吃點肉。她已做好最後一次面對爭吵的準備，但母親只頓了頓，沒動那塊羊肉，接著哭。

後來坐進教室，她收到父親簡訊，說他們已在火車上，讓她放心，照顧好自己。

「她還在哭嗎？」她傳訊息問。

「沒事，我會安慰她。」父親回。

她覺得可笑到要掉淚。但緊接著就生出另一種近乎罪惡的、剝落掉過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往的快感。可是，當偶爾遇到下著雨的夜晚，枕頭上長出潮濕的氣味，當她偶爾需要他們的簽名，看見那幾十年從未變過的字跡，當她吃了一頓昂貴的飯，買了一瓶香水，甚至直到她捧著親吻孩子帶臭味的小腳，她又一再看見父親與母親兩人的模樣。有時是想念，有時是愧疚。令她衝動地想要回到他們身邊。

走回過去的家，沒有魚的魚缸永遠通著電，褪色的塑料水草繞成一團。她的房間，冬天陰冷，有濕漉漉的霉味。夏天悶熱，空氣中充斥著不管用的電扇聲。門外，剁不完的肉，切不完的菜。麻將洗牌聲嘩啦啦響。塑料桌布上擺著掛了菜板味道的水果。爭執，勸酒，推託，不斷給人夾菜與被人夾菜。整晚下雨，道路泥濘。

只一天，她又被打退。

無論回去或離開，路，總歸是那一條。過去沒有路燈，以後也不會有。車窗外，夜空霧灰，遠山深邃。黑浪層層疊疊，偶爾才現出一點燈光。除了殘缺的白牆，殘缺的瓦頂，巨大的三角廣告牌，街兩邊什麼都看不見。不管走過幾公里，五公里還是八公里，人都彷彿一直停在原地。為什麼要待在這黑暗的地方生活。沒有人問過。母親只怪責她選擇異鄉，令所有人受累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7)

最後一夜，母親提議為姐姐餞行。去樓下的餐廳。她點了母親愛吃的菜，她們叫侍應幫忙拍了張合照。相片不好，模模糊糊的，她忘記把鏡頭擦乾淨。但她懶得再拍一次。孩子吵鬧，姐姐抱著先回了家。母親問她新姐姐什麼時候到。她說下個月底。

「我可以再幫你這兩個月的。」母親說。

「沒事，我請好了假。」她想起母親在電話裏和父親的爭執，「你還是趕快回去，免得他……」

「他不是個人。」母親說話帶哭腔。「你也是，非不回家，非要在外面。」

她舉手叫來侍應加茶，端起茶杯，說她吃飽了。母親紅著眼圈，仍用筷子在盤裏挑揀，為她夾了半碗魚肉。

回到家，只有姐姐房裏的燈亮著。她們走過去，一人靠在門框的一邊站著。孩子興奮地在行李箱上亂爬，像平時一樣拉開每一個抽屜。

「零食都留給你了喔。」今夜，姐姐溫柔。

房間比平時亂，又比平時空。她看見桌上多出許多新的牙膏和三角巧克力，一塊一塊白色香皂在牀上堆成一座小山。她沒有看見自己送給姐姐的面霜，也沒有看見任何小小的藥丸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那晚她整夜失眠。鬧鐘響之前，她伸手把它關掉。

走出房間。黑暗中，她輕輕擁住姐姐。兩年來第一次肢體接觸。她雙手摸到姐姐厚實的肩。陌生的厚骨骼，堅硬，凸出，被裝滿香皂的書包帶子死死壓住。

那麼多香皂，她想。沉重，廉價。被扛在姐姐的兩塊骨骼上，再由姐姐的手握住，跟隨老人皮膚褶皺裏的污垢，嬰兒身上的痂，跟隨她自己的汗水，從地面消失。

「Thank you ma'am」，姐姐啜泣著說。

8)

浴室裏霧氣繚繞，她的濕髮披散下來，把後背滴出一大片痕跡。抹掉鏡面上密密的水珠，朦朧中，她看見這張剛洗過澡的面孔：膚質雖然仍很水潤，但整體而言，黃，瘦，顴骨突出，臉頰凹陷，有黑眼圈，嘴唇是烏梅色。

在她手邊的小型木架子上，擺著許多高高低低的玻璃瓶子，她愛一瓶一瓶地拿起來，細讀標籤上已爛熟於心的文字。

「傾注罕貴綠茶籽油及高效抗氧成分，更特別添加純金金箔，能抵禦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歲月為肌膚帶來的傷害。一抹臻極修護，瞬間成就潤澤光采肌。」

每粒字，讀在心裏，都是安慰。她閉上眼睛按摩，指尖發力，柔滑的乳液霜膏，香氣堆得層層疊疊。再睜開眼，忍不住看得更仔細些：顴骨，眼圈，額頭的皺紋，毛孔，黑頭，散開的斑。這張臉像一個深不可測的漩渦，令人越看越怕。

十分鐘以前，她還記得，她在浴缸中便溺。深黃色的液體流到腳邊，瞬間被暖水稀釋掉。很微妙的，熱浪蒸騰出一絲臭氣，對於她還是一頭生命力蓬勃的雌性動物的證明。然後暖水又持續地打在頭頂，像胸中積滿的眼淚。可水柱源源不斷地砸下來，眼淚卻一滴也流不出。

她光着腳從浴室走出來，一塊看不見的小積木把她徹底刺醒。醒，不僅因為腳趾的痛。這塊積木，等於一條線索，指向無數塊正藏在沙發下，牀下，地毯下，拖鞋裏的積木。

在積木旁，還能找到屍首分離的玩偶，一層一層被踩實在地板上再也摳不來的貼紙，剩下一半的扭蛋，沒有蓋子的水彩筆，鏽成咖啡色的蘋果塊，黏糊糊沾滿灰塵的吸管。

她必須穿過去，從稀里嘩啦的疼痛中穿過去，才能到達她花了很多時間佈置，並待在裏面的廚房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廚房的光，明亮，冷白。這裏簡單清潔，是唯一一個把東西佈置好後，它們能始終保持在同一個位置的地方。

她得意審視：亞麻抹布用肥皂水洗過、展開，晾在橫桿上。檸檬草香味的洗潔精裝在水晶玻璃瓶裏。姜蒜碼進窗台上的木籃，籃子的寬度正好與一塊瓷磚相等。純白鍋具，油蘇黃的陶碗，灰、綠、黑釉平鉢。櫟木筷，不鏽鋼手工槌敲的叉匙，白瓷豆皿，銀彩盤。炆器咖啡杯。旁邊並列擺著吳須染料勾畫圖樣的茶杯碟。

她並不是懂這些，她其實一點不懂，她只是強烈渴望精緻的秩序感，以及擺弄物品時碰撞出的漂亮聲音。用它們，可以蓋住另一些心底的聲音。她只是在姐姐與母親都離開後，才對電話裏積攢已久的購物車下了手。扔掉用貼身衣褲剪成的抹布，發臭的鋼絲球，缺了口裂了縫的牡丹花碗，成堆的一次性餐盒、筷子，調味料，牆縫裏的塑料袋，沾滿水的塑料袋，塑料袋裏的塑料袋。

等有一天，母親又提著很重的行李回來，她會說，那些都是朋友送的。

9)

此刻，她要去她愛的廚房洗碗。還有很多沾滿醬汁的碗，泡在白夜亮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潢潢的燈光下。

地毯上，她拾起孩子的方向盤。這是孩子最愛的遊戲道具。孩子總要她坐前面，自己坐後面。方向盤正中間的音樂按鍵，按一下，一聲長喇叭，再按一下，兩聲短喇叭，按第三下，就變成音樂，第四下，又回到長喇叭。

陪孩子玩遊戲時，她默默找到這個規律。還有第二個規律是，音樂會不斷地變換。她發現裏面一共有六首音樂，但它們的出現頻次並沒有規律，是隨機播放的。不過，也許是玩的次數還不夠多，也許有一種更宏大的規律她還沒找到。

類似的思考越豐富，她的思想越貧乏。一旦努力摸索規律的行為停下來，單一的，原始的，慢性的痛苦，就像昆蟲源源不斷爬上身，把她從內到外都覆蓋、吞噬。

她像姐姐走時交代過的那樣拖地。廚房一把水，廁所一把水，過道一把水，每個房間各一把水，客廳兩把水，全屋拖淨總共洗八次水。這是最易掌握的方法，她準備原封不動地教給下一個姐姐。

她把清潔劑噴在馬桶水箱上，馬桶蓋上，蓋的內側，馬桶圈上。她繼續掀起馬桶圈，令人顫抖的深黃色污漬，似血液噴濺，瞬間在她眼前爆發。此時，她才終於看見，她和姐姐，她們在同一個屋簷下的兩種生活。她明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白許多真相都被蓋在看見不見的馬桶下，無論有聲或無聲的語言都無法把它掀開。

可是又怎麼樣呢，這也並不妨礙她們最終走入的是同一個世界。因為如今在她的沙發上，也被刻了一個和過去一樣垮下去的人形——不到最後一刻，誰能了解他們的存在。

10)

在那個形狀的上方，也躺了一個被叫做父親的男人。他時不時紅著臉回來，在沙發上坐下，躺下，散熱，喝水，發怒，抽煙，神遊，打嗝，不斷咳嗽，打電話，看手機，打呼嚕。然後他會站起來，徑直走向廁所，再把自己長久地關在裏面。

偶爾，他似乎也盡力想加入她們的世界。他會拍拍孩子的頭，把他抱起來，要經歷一番孩子痛苦地掙扎，才悻悻地把孩子放下。

「喔，那寶寶吃什麼呢。」當姐姐端著碗碟走出熱氣騰騰的廚房，他如夢初醒般，大聲詢問不在視線範圍內的她。

「怎麼不吃呀，快吃，乖。」在她追著孩子餵時，他的視線也會穿過自己面前堆得結構精巧的骨頭渣、蔥蒜與辣椒皮，笑瞇瞇地說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他樂於施展父親的權威，向她們示範如何教育孩子。每到這時，所有人就都停下來，孩子也停下來，不解地看著他，露出看見氣球爆炸的驚奇神態。

他從不過問她在門後的黑暗中是幾點睡覺，又是幾點醒來的。她也並不知道他。有時夜半她起來，從遠處望見手機屏幕隱約的光亮，才知道他仍精神抖擻地醒著。

所有女人都熟悉那個痕跡，印在沙發上的，油亮的，塌下去的人形。熟悉他們的存在與不存在。熟悉一種長久的供奉——怒氣像代代相承的旺盛香火，見證著她們痛苦的虔誠。

她好奇姐姐此刻在做什麼，是在睡覺，吃火龍果和油炸食品，還是一屋子人圍一起跳舞。她下意識想問母親。但她甚至不知道母親現在在做什麼。不過，她確切知道的是，姐姐一定曾把一塊一塊白色香皂從肩上取下來，再把它們整整齊齊地碼進櫃子。母親回去後，一定扔掉了許多裝滿煙頭的易拉罐，把睡得油亮的枕巾被套放入洗衣機，接著整個人跪下去抹地。

她蓋上刷好的馬桶，站起來，忽一下有些暈。她扶住洗手台，抬頭看見鏡中的自己。「總有一天，要自由地活著，再獨自一人死去。」分不清是鏡中人對她說，還是她對鏡中人說。她深吸兩口氣，打開門，裝作若無其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事地走了出去。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評語

圍繞外籍家務助理展開的故事，藉平凡的家居日常寫出女主角跟母親、孩子和丈夫的關係，文筆細緻，意象豐富，對女性處境有思考，整體處理圓熟。

—何杏楓教授

筆法成熟，描寫家中三位女性：母親、工人姐姐，還有敘事者的心理把握得非常纖細。能夠寫出人物在日常生活瑣事中的微細張力，從而突現出人物獨特的存在處境。作品在鋪排場景和經營場景氣氛方面，處理得十分高明。

—唐睿博士

故事講述一位無聲的菲律賓傭人的生活和工作。她雖然是一個人，但卻與家庭成員以及工作環境疏離，生活在冷漠的世界裡。最有意思的是故事從小女兒的視角來講述女傭與母親、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。

—譚國根教授

二零二四年 中文文學創作獎



二零二四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得獎作品

<https://www.hkpl.gov.hk/tc/extension-activities/page/280732/WinningResults.html>